

# 從馬尼刺看「香港人」

菲京 阿典耀大學

湯逸明

這段文字刊出之時，香港人抑中國人這問題也早已和一九六九年陪葬了。但在菲律賓，華僑抑非籍公民這問題卻討論得甚為熾烈；從這角度去探討香港人的認同，也許能展示這問題較深入的一面。無論如何，當家庭、社會、國家、民族、整個人類俱要求我們不渝的效忠之際，討論一下我們在七十年代的路向，是刻不容緩的。

不過討論並非爭論，抱着給人看病的心理不是討論；自比張天師或周處，捉拿妖孽或替民除害也非討論。大家抱着成見，各走極端，只會鬧成僵局。捨主不談，只吹毛求疵地斤斤計較字義未免有些捨本逐末。結果真理只有愈辯愈亂。故此我首先把耕耘君的觀點撮要，如有曲解原意，可互相答辯，討論要點。耕耘君似乎認為：空談愛國，不如面對現實，努力在香港創設一個更佳社會；因為愛國情懷是空想；社會意識才更實在；我們亦不用談愛國，因為中國不在我們的經驗範圍之內，香港才是吾家。

## 國家與居留地的抉擇

從菲律賓看，在香港爭論這問題是無的放矢的，在香港，國家與居留地的利害關係很少能走出理論範圍。頂多是給少數知識份子煞有介事地發發牢騷。但在菲律賓這問題卻對每一位華僑，整個僑社都有切膚之痛。中國籍與非籍的取捨，並非像檸檬汁或橘子水，雞生蛋抑蛋生雞這毫無關係。愛國並非空談，堆砌空中樓閣，每一分愛國熱情都要用披索支付，用自己和兒女的出路作賭注，如保持中國籍，則經濟上被壓榨，社會上被排擠，政治上成為勒索對象。排華法案是政客最佳的競選本錢，第一是替天行道，保衛國家利益，爭取選民歡心。第二可坐收漁利，有甚麼風吹草動，華僑領袖便倉皇奔走，企圖徹底交易，息事寧人，這種態度只會觸發更多的排華案，目前兩黨競選費用的主要財源，是取自僑商無可奈何的捐獻。這些還是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問題，民間更不勝其擾，放火越貨、搶劫時有所聞，大選花費過多，僑鈔滿天飛，經濟膨脹便嫁禍僑商囤積；走私販毒推在華僑身上，全國上下便皆大歡喜。如華僑仍未被宰，只是因它還有生金蛋的經濟價值。

處於此環境下，最簡單的方法莫如入籍或自動歸化，改姓，與非人通婚，一些名門望族的祖先便是華僑歸化的，非籍人類學家貝耶博士指出非人的血統中平均有百分之十是華人的。

但每個兒女都應孝順父母。以個人意欲來規範愛國情懷並非是一個合理的原則，有些問題是不能隨意的。英國現在還有一個「平地球學會」，會員皆以為家人皆醉我獨醒，地球其實是隻隻大餐碟；自太陽神十一號環繞地球數周才登月後，現正搜索枯腸苦思對策。

## 愛國抑愛香港

像很多動聽的口號一樣，盲目地否定任何一方是把問題太簡單化了。像林下風向京君和勤草君所指出，耕耘君也承認，愛國與關心香港是可以相輔相成的。我關心香港，耕耘君所經歷過那一千零一零大大小小受過我患得患失的「艾爾西」和「英勞西」災民的苦臉，是香港那毫無秀氣的山水而非五嶽和四海。但我也愛中國，我會屏息靜待楊傳廣、紀政、吳阿民的捷訊；使替郭美貞和兒童交響樂忘形鼓掌的不是他們的才華而是他們身上的中華血液，我並不覺得愛國與愛香港是互不相容的事。

但這樣一個左右逢源的妥協仍然是把問題看得簡單一點，任何答案俱不能完滿地解決這問題的矛盾。在很多情形下我們還需作一個取捨，找出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萬應方程式不啻是賣假藥，任何乾淨俐落和有排斥性的答案如非流於武斷便是失諸大理論化。到頭來這還是有關價值順序的問題，筆者只得坦白承認還未知所先後。

## 與中學生談

李明望

那一個星期四的下午，「學苑」忽然響起幾下法法的叩門聲。「不會是港大的同學吧？」我心裏嘀咕。

「請問你……我是第二屆中學生研討會籌備委員會主席羅慧貞……」

「第一屆中學生研討會去年一月末旬舉行。會後設立了一個聯絡小組，定期聚會，會內部份同學建議舉辦第二屆研討會。經過幾次非正式會議，便決定成立籌備委員會，由七所中學選派十四名代表同學出席組成。」

## 來一個合唱

最近收到的學苑是十二月一日那一期的，看到耕耘，林下風，向京，勤草，陳林，恩楚君的文章是使人興奮的，蒲飛道那高深學府所傳出來的也非盡是絃外音，至少還有人談談社會改革和民族動向，這也許會被人譏作書生論政，但中國近代史上，有那個值得一書的運動是不從書生論政所孕育出來的？也許並非所有的政論都是可取，也許所有可取的政論未必皆能匯成一項運動，但是至少讓我們嘗試開始。

如果在七十年代，香港有一個更佳的社會在醞釀，中國有一個更合理的政權出現，這必不是一大羣人盲目摸索的結果，而是由幾個孤寂的靈魂殷勤苦幹，猛衝直撞，然後再冒自身消失的危險，來喚醒沉睡的人羣。

目前在港，非或合，能執筆談談建設一個美好的家園的實在佔絕少數，更遑論言行一致地以此為己任的了！時代青年，患的不是選擇理想，而是沒有理想的絕症，既無國家觀念復無社會意識。因此，那幾隻天鵝和閉雲野鶴還是停止互相攻訐吧，如果我們不是太空一切的話，我們得承認我們所看到的真實應得超出一角度的驗得承認我們所看到的真實應得超出一角度的驗得承認我們所看到的真實應得超出一角度的驗

## 訪問第二屆中學生研討會籌委會同學

「組織聯校學生生活活動有困難嗎？」

「目前的教育制度的確對聯校學生生活活動形成障礙。但不是無可補救；我們今年邀請各校參加研討會，便希望他們選派的學生代表，中五中六同學各半。話雖如此，多數學校怕影響中五同學的功課，還是全派了中六的同學來。」

「第一屆中學生研討會提出過組織中學聯會，籌備第二屆研討會的時候，你們有……」

筆者手頭上有份中國、華僑和僑居地這三角關係的著述書目，全長五大張，百餘書目，現擇較與香港關係者附後。此書目多為前在大陸執教所搜集，在此聲明，不敢掠美。事有湊巧，翟神父（Fr. C. McCarthy S.J.）和耕耘君所提的賀格根神父（Fr. A. Hogan S.J.）俱是耶穌會士，賀神父為「亞洲社經研究社」（Socio-economic Institute in Asia）之執行秘書，「儲蓄互助合作社」之推行人為郭樂賢神父（Fr. J. Collins S.J.）。

耕耘君有此誤會，願便在此一提。走筆至此，窗外傳來第一聲慶祝元旦的鞭炮聲，維多利亞港的夜空中，也是百花齊放吧！世界各地，自然有不少人沉醉於此刻的狂歡裏，先天下憂而憂者，自然不屬此輩，但對那些準備以虔敬之誠渡此良夜，靜待一個燦爛的黎明的朋友，在馬尼拉有一個正向你們作一個人至誠的敬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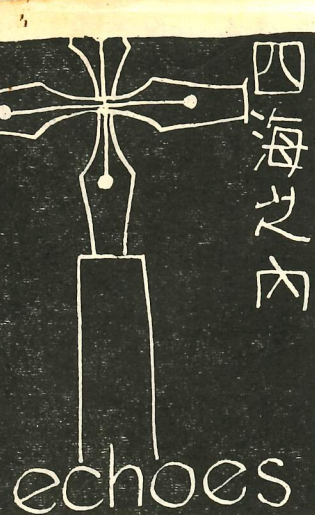
七十年的第一個清晨於菲京

編者按：篇幅關係，書目無法刊登，請讀者及作者原諒。有興趣的讀者請函本報索閱。

「最初很熱中，後來覺得時機還未成熟，困難和阻力很多。至於這次研討會，我們希望把它辦成一個純粹的研討會；其次，研討會過後，希望成立個非正式的組織，聯絡好出席研討會的各校學生代表，這樣，算是遂遂組織中學生聯會的心願吧！」

「第二屆研討會的意義來說，我希望可以藉之促進各校同學間的了解和間接或直接刺激聯校活動。」羅慧貞補充。

「研討會的主題有好幾個：包括學生生活、學報、課外活動等等。研討會的進行方式，包括討論會、演講、小組討論、大會討論，最後，發表聯合公報。」



耕耘君和恩楚君也許會認為愛國與否是個人的事。筆者同意，任何高尚的情操是不能勉強出之的。但愛國與否是一回事，應否愛國卻是另一回事。並不是每一個為人子弟者俱有孺慕之誠

「雖然有十四人，但實際工作的不及半數。」

「真正了解研討會意義的很少，某些由校方選派的代表能力和經驗不很理想，對籌辦研討會亦缺熱忱。」

「照你們看，有所謂中學生運動嗎？或者，這樣說，籌備研討會的時候，你們心目中中學生運動這個意念嗎？」我問。他們想了很久，說：「我們認為中學生研討會是學生運動的一個形式，對提高中學生覺醒，加